

散文

## 瞎季

刘彦章 刘金霞

“找头发换针——换顶针儿哎——”当村头的风裹着泥土的气息，卷着这悠长的吆喝声漫进街巷，村民们便知道，邻村前李的瞎季，又游乡来了。

瞎季身材细瘦，面容褐黑，高挑的身影在黄尘里移动。左肩的挑子，一头沉，一头轻：轻的是后面荆条编的圆筐，筐底压着一块烂砖头，重的是前头那口藏着各种宝贝的木箱。右手那根竹杖，有两米长，竹节分明，是他丈量人间的眼睛。

听到有人叫，他不慌不忙放下担子，摸索着掀开前头的木箱，又将后头那只荆条圆筐拢到身边。之后斜侧着头，像是寻找光亮，用力向上翻动眼皮，石头蛋儿一样的白眼珠完全暴出，看着吓人。他一边摸索，一边扯着嗓子喊，脸上的皱纹有节奏地一松一紧，一声更高更亮的吆喝从喉咙深处涌出来：“找头发换针——换顶针儿哎——”

接着，便是那熟极的唱词，如一段质朴的乡谣，汨汨流出：“有大姑娘小媳妇用的大针、小针、绣花针；有丝线、金线；有纳底子的麻绳、线绳、锥子、尖嘴钳子；有气眼儿、鞋带儿、松紧布；有纳鞋垫的各色洋线；有洋胰子、洋碱、雪花膏、桂花油、香脂啊——还有那梳子、篦子、小镜子哦——拿麻绳头儿来换，拿布鞋底儿来换，拿破套子来换，拿猪骨头、狗骨头、骡马骨头来换，拿碎铜烂铁来换哎——”

调皮的小孩子最先赶来，猴子般围着他转，拍手起哄：“一头轻一头重，压死你鳖羔儿老杂种！一头轻一头重，压死你鳖羔儿老杂种！”

有个调皮的孩子还蹲在地上，模仿瞎季挑担的模样，故意歪着身子晃来晃去；另一个凑到瞎季身边，扯着嗓子，把骂他的顺口溜喊得愈发响亮。

瞎季并不恼，他知道孩子有口无心。反而，有了孩子们的嬉闹，他的脸上似乎平添了几分不易察觉的笑容。

瞎季一般在俺村南城门口落脚，那儿是进村出村的关口。很快，一位老奶奶攥着一绺头发，胳膊窝夹着一双破鞋——鞋底磨得露了麻线，鞋帮沾着泥点——慢慢挪过来。瞎季接过头发，用拇指和食指捻着发丝，在食指上缠绕几圈，又放手心里拽了拽，说只能换个半大针，老奶奶死活不同意。他把破鞋往地上一摔，“啪”的一声溅起细尘，拇指和中指张开，【了】鞋底儿长短，又抬手抛起来估摸着重量，终究从格子里摸出一枚大针、一个顶针，塞进老奶奶手里。

有个小男孩儿，拿五毛钱来买东西。他爸在国营建筑公司工作，家里富裕，小伙伴都羡慕他。一本连环画两毛，一个竹筒上挖眼儿的笛子一毛五分，五个弹珠一毛，其余五分钱，瞎季抓了一小把五颜六色的糖豆儿——那糖豆儿还在瞎季手里，就被孩子们抢光了……

我家姐弟几个，平时也积攒些废

品破烂儿。那天大姐去老地方找，空空如也，不知被谁换成东西了。大姐就找奶奶要头发，想换个磕篮球儿（乒乓球）玩儿。奶奶平时梳头掉下的头发，瞎季只算二分钱，而一个磕篮球儿要五分钱。在大姐的哭闹下，奶奶忍痛给了我们一个刚下的鸡蛋，换回了那个蹦蹦跳跳的磕篮球儿。围着瞎季转的弟妹们，兴高采烈跟着回家了。

午饭时分，母亲让我送一块红薯给瞎季，姐姐又端去一碗面汤。红薯的甜香混着泥土的气息，在他身边飘散。他双手捧着红薯，嘴角咧开一丝笑，皱纹舒展了些，摸索着扯下一根桃红头绳，塞给姐姐，那头绳在阳光下泛着粉晕。姐姐立刻扎在辫子上，跑起来时头绳在肩头晃，像缀了朵流动的花。

他的货箱分两层，是格儿状的长方形盒子，每条格儿都装得满满当当，有针、卡子、别针儿、纽扣、气眼儿、皮球、绷筋等小百货。箱子顶盖下面，横扯着几根松紧绳，依次挂着头花、彩带、丝线、洋头绳、气绳儿、鞋带儿、松紧带儿、松紧布、小鱼刀、钥匙链儿等；箱子下层放的是大小不一的瓶罐，装着宝塔糖、糖豆、糖丸、磕篮球儿、弹珠等。摆放有致，琳琅满目！

这些零碎而鲜亮的小物件，在那个灰扑扑的年代，照亮了许多孩子贫瘠的梦想。瞎季眼睛看不见，但他的心是清亮的。他以独有的敏感与经验，凭手

感就能判断废品价值、能换取哪样东西，做到以物换物，童叟无欺。他把换来的头发双手抟好，放在前面箱子底层——可见当时头发金贵，而那些烂骨头、烂锅片等，就随手放在后面的荆条筐里。

……

买东西换东西，来来往往，筐子还没有装满，瞎季趁着中午人都在家，又去另外一个村子游乡了。伴随着他缓慢的脚步，身后的吆喝声格外悠扬：“找头发换针——换顶针儿哎——”

他一个肩膀挑着担子，另一只手里的竹杖左一下、右一下，敲打着尘土飞扬的路面，发出“扑哧扑哧”的声音。

在那个靠工分过活的年代，在那段不限制生育、多子多女的岁月，他靠走街串巷，【过了漫长】的黑暗。他像一株不需要光的植物，将根须深深扎进生活的缝隙，从最贫瘠的土壤里为儿女汲取养分，托举他们一步步走向他从未见过的光明。

风一吹过沙颍河畔，旧时光就会翻卷而来。那些藏在吆喝声里的脚步，那些压在扁担上的日子，似乎从来都没走远。

如果活到现在，瞎季应该快百岁了。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，也不知道他姓什么——姓张？姓李？但经历过匮乏与坚韧交织的年代，他早已化作一种比目光更持久、比记忆更丰满的时代印记。



## 冬日里的小访客

石建国 摄

随笔

## 粥香里的中原年

李光灿

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童谣声一飘进河南的街巷，年味儿就跟着腊八粥的甜香，丝丝缕缕地弥漫开来。腊八，是中原大地为迎接新春敲响的第一声锣鼓。一碗粥里，盛着河南的风土，藏着河南人的温情。

河南的腊八粥，是一碗带着老家味道的“精华粥”。豫东平原的土地，慷慨地捧出金黄的小米、饱满的红枣、香脆的花生。周口淮阳的农家灶台上，小米熬得软糯，红枣煮得甜汁四溢，每一勺都是土地的原味，朴实得让人心灵发暖。老辈人说，腊八粥里要放七样八样食材，越杂越吉利——这一碗稠稠的粥，盛的是五谷丰登的祈愿，喝的是祖辈传下来的年味。

河南的腊八粥，是一碗带着老家味道的“精华粥”。豫东平原的土地，慷慨地捧出金黄的小米、饱满的红枣、香脆的花生。周口淮阳的农家灶台上，小米熬得软糯，红枣煮得甜汁四溢，每一勺都是土地的原味，朴实得让人心灵发暖。老辈人说，腊八粥里要放七样八样食材，越杂越吉利——这一碗稠稠的粥，盛的是五谷丰登的祈愿，喝的是祖辈传下来的年味。

甜与咸的较量，在河南的腊八粥里闹得火火。甜粥是刻在骨子里的传统。开封的“七宝五味粥”，糯米、红豆、桂圆、红枣慢火细熬，熬到米烂豆酥，粥汁稠得像蜜，撒一把红糖，甜香漫出厨房。阖家围坐，你一碗我一碗，喝的是甜蜜，盼的是新年的好光景。南阳的咸粥，却是独一份的烟火气，偏要在甜香里杀出一条鲜香路来。红豆、黄豆打底，五花肉丁熬出油脂，豆腐丁吸饱汤汁，再撒一把嫩绿的青菜碎，出锅时热气腾腾，看得人直咽口水。

安阳曹马村的芝麻糖，是腊八里的一口甜。这手艺已传承五百多年，熬糖、扯糖、拌芝麻，老师傅手起手落间，糖团变成了中空酥脆的糖条。咬一口，“咔嚓”作响，甜而不腻，香得人眯起眼。腊月二十三小年，芝麻糖便成了主角，供在灶王爷像前，盼着粘住他的嘴，让他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。孩子们可不管什么讲究，偷偷捏一块塞进嘴里，甜意在舌尖化开——年的快乐，就这么简单。

腊八蒜，是腊八里的一块“绿宝石”。老辈人说，非得腊八这天腌蒜才够味。天寒地冻的日子，将紫皮蒜瓣

剥好，白白胖胖的，泡进清亮的米醋里，封入陶罐，往墙角一放，就等着一场华丽的蜕变。在低温与醋香的默契配合下，蒜酶和它的小伙伴们悄然“共舞”。二十多天后，蒜瓣就染成翡翠般的绿，脆生生、酸溜溜，辣里带甜。除夕夜的饺子碗边，它是最亮眼的配角——一口饺子一口蒜，解腻开胃，年味儿更加浓郁。寻常日子里，就着馒头喝碗粥，夹一瓣腊八蒜，平淡的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。

安阳曹马村的芝麻糖，是腊八里的一口甜。这手艺已传承五百多年，熬糖、扯糖、拌芝麻，老师傅手起手落间，糖团变成了中空酥脆的糖条。咬一口，“咔嚓”作响，甜而不腻，香得人眯起眼。腊月二十三小年，芝麻糖便成了主角，供在灶王爷像前，盼着粘住他的嘴，让他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。孩子们可不管什么讲究，偷偷捏一块塞进嘴里，甜意在舌尖化开——年的快乐，就这么简单。



## 六重课题解构遗憾哲学

《你有遗憾吗》  
林姨 著

第三章以“交友不必一生，但念一程”的态度，温柔拆解当代人际关系中的假象与困境。在“断舍离”成为潮流的今天，这种“一期一会”的交往智慧，恰是缓解社交焦虑的一剂良方。

第四章将孤独诠释为“最昂贵的自由”，深刻回应现代人的精神处境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这一重新定义，正是对“群体性孤独”现象的精准洞察。

第五章借王阳明心学提出“修心三阶”，为读者铺就一条从认知到实践的完整路径。传统心学与现代心理学的巧妙融合，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与人文关怀。

终章以“当下即救赎”作结，将全书主题推向高潮。这一对“存在意义”的叩问，亦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深邃回应。

作者写父亲病榻前掉落的药丸，写自己为赶项目而错过父亲的临终电话，这些具象的悔恨，读来令人心头一紧。令人感触最深的，是她对“表面和解”的揭露——我们常说已原谅原生家庭，深夜却依然被童年的梦魇惊醒。书中“与暴雨邂逅”的隐喻堪称神来之笔：少年时我们总在雨中狂奔，中年时才懂得，慢下来才能看清雨纹的形状。

首章直击“失去才懂珍惜”的人性真相，以多个真实故事为镜，映照出遗憾作为生命常态的本质。作者不回避“未完成”带来的痛楚，着力揭示这份痛苦背后潜藏的成长契机——正如高适暮年得志前的蹉跎岁月，恰成其后半生从容笃定的基石。

第二章聚焦爱情与婚姻的困局，提出“合适是地基，喜欢是装饰”的犀利洞见。这一关于情感关系的双重认知，既打破了“非此即彼”的浪漫幻想，也为现实情感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

## 失而复得

顾振威

金创业是一名公务员。这是他第一次来局长家。忐忑不安地站在局长家门前，犹豫了半天，他也没有敲门。局长一向刻板严厉，金创业不知道敲门后会吃闭门羹还是有幸成为座上宾。

天空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，金创业把手插到袄兜里。没摸到鼓鼓囊囊的大信封，他霎时惊出一身冷汗，心怦怦狂跳着——他想起刚才在路上摔倒了一跤。

金创业踉踉跄跄地一路往回走，双眼死死盯着落了一层薄雪的马路，暗暗祈祷信封还躺在马路上。转念一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，车流滚滚行人匆匆，正是下班高峰期，谁会让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躺在马路上呢？

这时，他看到一个背书包的少年。少年撑着伞，站在马路边东张西望。金创业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，焦灼地问：“你是等人吧？”

少年露出洁白的牙齿：“我是在等人，等一个陌生人。”

“等陌生人？请问，你见谁拾到了一个信封了吗？”

少年把伞撑到金创业头上：“你能说出信封里装了什么吗？”

金创业实话实说：“信封里装的是钱，都是百元钞票，一共三万块钱。”

“我终于等到失主了，我还以为要耽误我的十五岁生日宴了呢。”少年说着就从羽绒服兜里掏出信封，递给金创业。

金创业不解地问：“你把信封交给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失主呢？”

少年嘿嘿一笑：“你说的钱数对，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？”

金创业看了看信封，更加迷惑了：“你没拆开信封，怎么知道我说的钱数对呢？”

“拆看别人的信不道德，我不会干

这样的事。本来我想报警，可这条路没有监控，派出所又离得很远。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信封里装的东西，从大小和厚度上看应该是钞票。我想知道具体是多少，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失主。还好我今天带了物理课上用的电子秤，就称了一下信封，重三百五十克。牛皮纸信封的重量大概有十克，一张百元钞票重一点一五克，剩下的三百四十五克就是三百张百元钞票的重量了。我怕自己算错，又用尺子量了厚度，信封厚三厘米，一张百元钞票的厚度是零点零一厘米，三百张百元钞票，厚度正好是三厘米。重量和厚度都能对上，我说得一点不错吧？”

金创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。

少年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还敢肯定，你这信封里装的全是崭新的百元钞票。”

“这你也知道？太神了吧！”

少年笑笑，说：“因为只有崭新的百元钞票的重量是一点一五克，旧钞票的重量大概是一点二五克。”

金创业从裤兜里掏出三百块钱，递给少年。少年的脸蓦地一红，笑道：“老师教育我们，做人就要堂堂正正。我要是想要钱，就不会站在这里等你了。”

看着少年清澈如水的目光、干干净净的脸，金创业的脸红了。少年如此正直聪慧，如果他知道，自己把三万块钱装在信封里的目的，会不会看不起自己呢？

物质的巨款失而复得了，精神的美德也不应该失去。今天在路上摔一跤爬了起来，以后一定不再摔跤了，做人就要堂堂正正。想到少年的话，金创业为自己先前站在局长家门口而感到羞愧、自责。想到这么多年走过的路，他知道自己该怎做了……